

有一种女人，只为权谋含情脉脉；
有一种规则，只潜在暗处决定游戏……

尧阳 著

暗香

An Xiang

众出版社

暗香

An Xiang

尧阳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暗香/尧阳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 10
ISBN 7-5014-3251-1

I. 暗… II. 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1094 号

暗香

著 者: 尧 阳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董 睿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34 千字
印 张: 11.7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251-1/I · 1373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19.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1

关志喜欢女人，但从未找到心目中的女人。每逢夜深人静，便独自面壁，遥望爱情，那是他心中的累。

今天一早，美丽的白雪像一枚雁翎飘然而至，提醒他一天的日程安排。

上午八点至十点，主持召开县长办公会，听取农村“五收”进展情况，制订相应措施和解决办法；十点至十一点召开由工行、经贸局、体改委、社保局、财政局和麻黄素厂领导班子参加的协商会，研究县麻黄素厂拍卖事宜；十一点到县宾馆与税收检查团碰头，中午陪检查团吃饭；下午一点陪市民政局的同志访贫问苦；五点去接前来视察工作的市委副书记肖邦……

关志拾起一支散在桌上的蝴蝶泉香烟点燃，眯起了眼，像是思考，实际上是躲避。白雪的美丽让他目眩。白雪报告完，随手摘掉桌前那盆含笑的两片枯叶。那种娴熟



暗香

和从容像在自己家一样。这让关志感到了窘迫，一种略带惶恐的窘迫，只好转移视线，靠深呼吸来平复。

这时桌上的手机响了。他接听，对方却不说话。他“喂喂”了两声对方还是不说话，这让他感到有些奇怪，等了一会儿，他狠吸了一口烟将烟头掐灭，收了线。

白雪这时说：“关县长，您怎么还用这种手机呀？在咱九原县，这叫‘四大土’。就是模拟手机‘212’，褪色的娇衫挽老伴。还有你这烟，人家乡干部才抽呢！”关志听了，一笑，说：“为啥乡干部才抽呢？”白雪嫣然一笑，低了头，“您没听说过呀。”眼里便含了娇嗔。

这些流传在干部嘴边上的官谣，关志大部分耳熟能详，自己也有关键时候才出手的王牌曲目。时下在县乡干部这个圈子里，无论是桌上还是车上，垫底儿、打牙祭的都是这些官谣。尤其是市委副书记肖邦，上了车一关车门就下了任务：“每人三则，不逗笑了不算数。”大家既喜欢和肖邦一同乘车，又怕和他一同乘车。喜的是一笑一闹中化解了上下级的拘谨和沉闷；怕的是一旦逗不笑，肖邦总是不依不饶。害得一些干部不断地采风，有的还揣了小本忙不迭地记。多了就容易滥，嫁接改造的就多，以次充好的也不少。肖邦听了就很幽默地说：“老母猪吞柳条——肚里编。”然后一笑。干部们都不觉得窘，反倒一下子感到亲近了。



关志对白雪的明知故问有点“狎”。这是他在晚上想女人时反省出来的。因为那句官谣是：“县干部喝红酒，抽红河，亲红嘴，收红包；乡干部喝白酒，抽白泉，摸白

腿，打白条。”或许是男人本色，他以此自嘲地宽慰自己的“狎”。

白雪摘完花枝上的枯叶，用手指按按土，发现有些板结了，便端了些水浇上去。她脚步轻盈，没有声息，像空气挟了花香一样悄悄地流动。关志的目光落在文件上，注意力却一直牵挂着白雪。近在咫尺的女人悦目是无疑的，但不知是否能够赏心。悦目的女人不难见到，赏心的女人却可遇不可求。他的思絮又随着白雪游走起来。

白雪是前任县长王建留下的，王建在白雪到岗的当天便撒手西归了。当时万亩松林闹起虫灾，松毛虫吞火腿肠似的把松针一根根从头吃到尾。两米多高的松树从根部踹上一脚，跌落的松毛虫就有二三百条，黑乎乎的一片，得用笤子搂。打药吧？一是没钱；二是多年打药，松毛虫已产生了强大的抗药性。高浓度的 DM 合剂喷上去，松毛虫酒醉似的蜷蜷身子落下来。但不过两小时，又都上了树，吃得更凶。后来大伙戏称 DM 合剂是育肥松毛虫的添加剂。没出三天，绿油油的松林便黑乎乎只剩枝丫，像过了火一样。弃之不理吧，又担不起骂名，这可是全省都值得骄傲的工程啊。七十年代初，老县长徐力磨破了一双双百衲鞋，硬是饿着肚子带领全县人给光秃秃的山头披上了绿装。群众有口碑说前几任县长：“马壮志的稻、徐力的林，罗玉的羊儿群跟群。”没有办法，县里只好动员县麻黄素厂的下岗职工上山抓虫，以每公斤五角钱的价格收购，集中到麻黄素厂院里后洒上柴油烧。只收了三天，县财政局就告急，账上最后的三千元也拿去了，再往里添，只有挤



暗香

占职工工资了。于是就记账，先欠着。一说赊着，人便走光了，抓回的松毛虫便一袋一袋地倒满了场区。虫子一爬散，厂区就铺了厚厚的一层松毛虫地毯。当时，麻黄素厂一名职工觉得终于有钱可挣了，便把十一岁的女儿也带上山去捉虫，谁知女儿揉眼睛的时候三根松毛虫的毒毛扎在眼角膜上，家里没钱，救治不及时，眼就瞎了。这件事成了导火索。白雪到岗那天，正赶上麻黄素厂的千余名职工把县政府大门用自行车堵个水泄不通。县政府的秘书张卫领着她绕了一大圈，从办公楼后面的窗子跳了进去。张卫当时还逗了她一句：“这可是老妇逾墙走，老夫出门看。”谁知随他们身后跟进的是五个精壮的小伙子，每人肩头扛了沉甸甸的编织袋。张卫拦阻他们，为首的一笑：“县长帮我们种的反季油桃熟了，我们送点给他尝尝。”随手还给他俩每人兜里揣上了几个。这可是群众的一片心意，张卫不好拦，但总觉得有些蹊跷，便紧跟着上了三楼。这时王建县长正在办公室急着跟有关部门的头头们讨论对策。王建说：“职工上访，我们要看好的方面，这起码说明他们还相信政府嘛。有些人不是说现在不是信仰而是信任的危机吗？我看是危言耸听。”正说着，门开了，五个精壮的小伙子齐刷刷地打开口袋抖搂，吱吱叫着的松毛虫攒了一地。还没等人醒过神来，五个小伙子已扬长而去。王建心梗，一头栽倒在地，不治而终。



这时刘怀忠闯了进来，“老关，上午县长办公会我怕参加不上了。县里下去的农田建设检查组回来了，说福兴乡还有三万余亩地一犁未动。那可是上级检查的必由之

路呀。这些天我一直往市里哨探着呢。市里的检查团由分管副书记和副市长牵头，农口和各县党政一把手及分管副职参加，下周就来。我得赶紧去一下。亦农这小子真是他妈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能让他一只老鼠坏了咱一锅汤。那一锅汤连奖带补可是一百万元哪。”

刘怀忠是关志的大学同学，下派到九原县任分管农口的副县长已三年了，风风火火的劲儿到现在也没改。年初市委调整县级班子，关志和他都是县长的人选。据说肖邦主张刘怀忠任县长，但话说得很委婉：“刘怀忠派下去三年，一直分管农口，别的我不清楚，但有一条我敢说，九原的耕地，可真是地平如镜、埂直如线、寸水到头，收拾得真叫干净，别说秸秆，连草梗都难找到。我看，种玉米真可惜了。”后来万书记说：“两个人都不错，一下还很难取舍。县既是城乡的接合部，又是宏观与微观的交接面。它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政策的执行者。上承中央，下连百姓。古话说，‘县治而天下治’，可见县之重要。在我们当前这种体制下，能否为官一任、致富一方、造福一方，县长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我想在人选上我们必须以为党为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慎之又慎才好。我个人认为，作为县政府的一把手，沉稳而有韬略的似乎更好些。”一把手的话往往是决定性的。于是关志就由市委副秘书长调到九原任九原县委第一副书记，代县长，等人大举手投票后任县长。也许是考虑到多给他压些担子，所以县委那边一直没派书记，工作由他主持着。据说刘怀中听说后沉默了很久，短促而有力地吐出一个字：“操。”关志和刘怀



暗香

忠不仅是同窗而且同一个寝室头顶头地睡了四年。那时他们是密友，餐券扔在同一个抽屉里从未分过你我。谈起心爱的女孩子一起彻夜不眠，而且击掌相约如果两人同时看上一个女孩子则公平竞争，但不准使绊子。后来由于对志菲的恋情，两人反目成仇。但毕竟是官场上混久了的人，两个人心里虽不免疙疙瘩瘩的，但表面上的热情与友好，别人还真看不出什么破绽。何况对于刘怀中，那份隐忧真是有苦说不出，就算打碎了牙也只好往肚里咽。刘怀中虽是愤愤不平，但在欢迎关志的时候还是说了句中听的话：“咱哥们儿还不是伙穿一条裤子？谁干都一样。”欢迎关志到任那天，关志说：“我从来没感到自己优秀，我只是感到比别人幸运些。”说这话时，他看了一眼刘怀忠，刘怀中报以会意的一笑。但在其他人听来，新来的县长确实很谦虚，也很会谦虚。

听刘怀忠一说，关志也有些急了，自然迁怒于亦农。心想，这人也真是的，让人纳闷儿。提他当乡党委书记吧，不干。愣在乡长的位子上——干就是九年。免他吧？换他吧？那地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铁桶一般，更不行。一时拿不出办法，关志挥了挥手说：“你去吧，这事挺紧要的，千万别弄砸了。”

刘怀忠一走，白雪掩上了门，略显神秘地说：“听人说，刘副县长赊来的那一百台‘六五四’拖拉机，福兴乡分摊了三台。说好了是各乡按理论作业量交钱，三年还本，五年后拖拉机乡里留下。可那三台拖拉机一直就在那儿晾着，风吹雨打的，愣没挪窝儿。”白雪说的时候顺手



给关志的杯里倒了水。

这时桌上的手机又响了一次。一接，只是急促的喘息。这让关志感到一丝神秘，索性他也不开口，静听了一会儿，嗡嗡声响起，那边又挂断了。

关志耸耸肩，摊了摊手，但他马上意识到这些孩子气的动作与他的身份有些不相称，特别是在白雪面前，耳根便有些发热，心想，已近不惑，总不该在一个女孩子面前不能自持吧？他感到了那份雄性的唐突，开始浏览他的办公室以分散注意力，宽大的老板台、柚木纹的书柜、腥红的地毯、兀自蓬勃的含笑……简朴中流溢出无言的高贵。这盆含笑是白雪送给他的，绿色的花苞已绽出隐约的洁白。送花那天，白雪说：“这含笑一年只有一次花期，放在我那儿，白天倒挺热闹，晚上却没人欣赏它了。你白天晚上都在，放你这儿也算花有所值，花尽其用了。它开了，夜晚不光是宁静，该是宁馨了吧？”记得白雪送花的那天晚上，自己陪了五拨客人。扶贫资金使用情况检查的不陪不行，哪个县不挪用个百八十万的？这帮老爷心气不顺，县里检讨不说，明年资金规模就不知打多少折扣；计划生育年度考核的不陪不行，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而且市里还搞了个一票否决制，一旦出了漏洞这县长也甭当了；财税工作检查团是一年一度例行公事，但也不能不陪，不小心得罪了哪位财神，砍你的财政预算基数不说，超调资金可难上加难了。何况九原县是个财政穷县，一直寅吃卯粮，不看财政的脸色日子还过不过？党建责任目标检查是党委的事，可自己又主持着县委的工作，责无旁贷



暗香

不说，上任伊始，多少双眼睛盯着自己，这些市直部门的人虽说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却做酒酒不香，酿醋坛坛酸。还是小心侍候吧。五拨客人中，只有普法检查的可以让分管的副书记对口接待，但检查组的张千是多年的老友，来之前便打来电话，总不能落个贵易交的薄名吧？酒还没喝，人已先累了。不明就里的人，只知道这些当官的酒池肉林的，整天腆着个腐败的肚子，可谁解其中苦哇。游走在灯光杯影里，关志深有体会。他说自己是布尔加的驴子，徘徊在几片草地间，饿得皮包骨头。客人都以为他是谦虚，只有白雪深深地望了他一眼。就在那一刻，他心头萌发了“知我者白雪也”的念头。也正是那一刻，他从客人游移于他和白雪之间或艳羡、或猜忌的眼神中意识到了某种危险，也许他们之间一点点滋生出的默契正渐渐地埋葬着什么。那天他忍着酒后的不适和疲惫回到办公室。不一会儿，一直等待的白雪敲门进来。因为是夜里，他开门后便虚掩了，留下一条很宽的缝。多年从事机关工作使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凡与女同志独处，总将门开着，表示自己没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但白雪进门后狐媚地看了他一眼，明知故犯，顽皮地一勾脚，门呼地关上了。她兑了一盆温水，泡了条毛巾，拧干后搭在他额上，又为他泡上碧螺春，然后硬按住他的脚给他换上拖鞋。完全是主妇式的关爱、体贴、呵护，带着一股绵韧的力量，不容拒绝。而这一切又从容地来自一个漂亮女孩。关志本能地拒斥着，但心却在慢慢地融化，宛如轻柔的春风拂面，让人感到温馨、惬意、迷醉和莫名的兴奋。他说：“把门打开吧，



屋里有些闷，天不早了，你也该回去了。”那双真皮拖鞋是白雪早给他准备好的，放在办公桌右侧的矮柜里，让他上班时穿。当时他说：“不行，上班时间，而且我是县长。”她说：“行，我们穿不行，你行。一县之长，可以放松一些了。”她还给他买了条领带，转着角度让他看上面皮尔卡丹的防伪图案，他说：“谢谢，但还是留下来送给你男朋友吧，县长只有去省城开会才能穿西装，系领带。平时，只穿夹克衫。你看我那军大衣，只有八十元，但最实用，群众见了你会没有距离感。我当秘书长时曾不止一次地听万书记当着西装革履的处长们的面批评他的秘书，‘你这身衣服下乡，群众可要把你当成官了。’那‘官’的语气很重。”多年来，关志养成了自己买衣服的习惯。妻子凤兰买的衣服他都表示喜欢，但却很少穿。买衣服他总是选那些牌子亮，质地好，款式又不张扬的。在懂名牌的人眼里，眼一搭便不敢小瞧；在不懂名牌的人眼里，色调、款式也只是大众化。只有他自己清楚，这是一种刻意的随便，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境界。

手机又响了，看了一下电话号码，还是那个只喘息不说话的，于是任它响去。关志开始整理手头的文件，准备去会议室。白雪帮他拎了包，又端了杯子，跟在他身后。关门的时候，她看了他一眼，见他把手机丢到沙发上，没有接的意思，便“砰”的一声锁了门。

手机兀自叫着，他们走过长长的走廊，它还在叫，进了会议室，还在叫，文件已经放在桌上了，还在叫，这没完没了的叫声难免让人心焦。关志在坐下的刹那，突然决



暗香

定回去接了。

返回的路上，白雪敏捷地跑在前面，开了门。但关志不慌，他预感到这叫声只要他不接，会一直这么叫下去。

“关志，我是志菲。”

是她。关志张了张口，却哽住了。

“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你们县福兴乡三家子村土地纠纷的事已被报社的记者用内参捅了上去。上面批示，责成省委、省政府严查此事，并将结果上报北京。由省农业厅、省人大法制委等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已经从省城出发了。据说，报社的记者上次去你们那里备受冷遇，于是狠了心施以颜色。并准备将素材提供给《焦点访谈》。你们也真是的，一个记者，偌大个县，咋就缺他的？现在农村问题这么多，这么重，一抓一大把，随便选一个捅出去都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这回好了吧？你刚刚赴任，我真担心……”

隐约的啜泣声后，电话挂断了。

关志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举着电话的手半天才缓缓地放下。

这时，那部红色的电话又响起来，关志有些紧张了。因为红色的电话是机要电话，只有上级领导或公检法司的人在紧要关头才打它。

关志理了一下头发，让自己镇静了一下，然后温和而持重地拿起话筒“喂”了一声。细心的白雪发现关志虽然表情平静，但抓话筒的手却握得紧紧的。

话筒里传来县公安局局长李志嘶哑而惶急的声音：



“关县长，县麻黄素厂千名职工集体卧轨，铁路运输中断……”

2

在恒泰公司总裁王东看来，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是钱和美女办不成的。

晚饭时他跟手下的马林说：“得找个女人。在九原这个地方想把事情做大得找个像样的女人。”

马林说：“我看这内地的城市比不了南方，女人也许派不上用场。”

“不，是必须的。”他说，“钱对女人具有普遍意义。这些年经我手的，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只要带她到国贸大厦一转，她要什么就给她买什么，就没有一个不投怀送抱的。对于男人，女人具有普遍意义。不分什么南方北方。去年，那个银行的头儿，是北方的吧？对咱不屑一顾，亮出的最后一道门坎是说自己一不爱钱，二有阳痿。但经那两个性感的女人给他鸳鸯浴，给他泰式按摩，阳痿一下子治好了，后来几乎变成淫棍了。”

“去卡桑布兰卡？”马林征询的目光看着王东。

卡桑布兰卡门口站着两个迎宾小姐，黑色的长裙，袒胸露背，由于笑得过甜，那张脸给人的感觉是后贴上去的。

马林说：“现在女人的装扮，有胸的露胸，没胸的露



暗香

背，没背的露腿，总想惹点火。”

王东说：“那是给你下套儿。”

站在左侧的女孩由于胸部很高，惹得马林多看了一眼，但很快倒了胃口。

他说：“假的，你看她弯腰时，那乳房像口锅似的盖着不动。”

王东说，动的也有许多是假的。别说穿着衣服，就是脱了，我敢说你也辨不出真假。注点硅胶，高超一点的注进自身的脂肪。现在的医术，真是应了那句广告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能看得出？”

马林眨了眨眼睛：“能，只是不能告诉你，一是商业秘密，二是脱一个是假的，再脱一个还是假的，怕倒了你胃口。你姑且假做真时真亦假吧。”

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中，一群男女提臀、摆胯、抖肩、太空行走，疯狂地舞动着。墙壁上装饰着舵盘、铁锚、链条，星条旗、枫叶旗等悬挂在中间，零零落落放大的老K、红桃A等扑克牌在黑暗中反射着青白的杀气，巨大的十字架和瘦骨嶙峋的耶稣暗化成一种背景，透着恐怖的气息。

最惹人注目是厅中间正缓缓升起的荷叶型舞台。聚光灯下只遮了羞处的一对男女正循序演绎着交欢的情节。王东知道在这种地方，过了零点，那对男女的遮羞布也往往丢下来，激起一片啸叫和欢呼。

王东平时很少光顾这种地方，他的应酬多是在酒店开一间KTV包房，边聊、边玩、边唱。乍一进来，心脏震



得咚咚狂跳，还真有些不适应。两人选了一个离舞池远一些的吧台，爬上高脚转椅，要了红方威士忌，放眼去舞池内搜寻。

舞池内旋转的灯照得扑朔迷离，划玻璃声、啸叫声扭曲着一张张渴望裂变的脸，汇成了一片欲望翻腾的海。这样的地方最容易使人身不由己。

马林指着远处一直往这边抛媚眼的女孩说：“要不要找几个过来？”

“算啦，没感觉。”

“怎么，想遁入空门哪？”

“不，只是烦，没意思。再说都一样，上公厕的次数多了，只能说明尿频。”

“把公厕换成洗手间怎样？听说这里来了几个俄罗斯的妞。”

“还不是一样？何况那身上的味儿，一熏一个跟头。”

“也不一定，换换口味也许会有新的感受。前些天我勾到一个，感觉确实不一样。”

“那你肯定没上手。”

“倒是。”

“看女人啊，总是雾里看花的好，走近了，会觉得她们乏味得很。”

“这结论是不是让人太寒心了些。”

正当两人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一边在人群里搜寻时，乐曲转换了，萨克斯扬起忧伤而哀怨的风，风卷残云似的涤荡了浮躁和喧嚣。

